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金庸詩詞學

金庸學研究這回事，對潘國森不無好處，由此成為一個「作家」，還結識了許多朋友。當年自稱「金庸小說研究二十世紀天下第二」，是為第二本金庸小說研究專著想個宣傳賣點。剛巧此前一位上司對我說：「年輕人要assertive（堅定自信）！」香港民間一直是中英雙語並行，日常交談都慣了中英夾雜。自信向來都有，從不怕少、只嫌過多。好！就自認「天下第二」吧！當時香港學界（主要指大學教師界）對於「金庸小說研究」還是有點兒輕視，我哪會想到這樣的戲言，原來還有人會當真？

然後「金庸詩詞學」就誕生了！

事緣，台灣遠流出版社的李佳穎小姐問我能不能在他們架設的「金庸茶館」網站開闢一個新欄目，專門講金庸小說中出現過的詩詞？這可是「老革命遇上新問題」了！李小姐來頭可不小，其芳名是在新修版《金庸作品集》的鳴謝清單上有的。美女雖然沒有提什麼「天下第二」，但我既曾自吹自擂，總不能說沒有怎樣研究過，既是金庸學的重要問題，上天下地都要想辦法，才好保住我「天下第二」的招牌。

與此同時，出席二零零零年北京大學召開金庸小說國際會議，與吳宏一教授在機場初會，他老人家說：「我的論文有提到你。」因為林保淳教授的關係，我老實不客氣地認親認戚稱吳教授為老師，皆因淳哥（小說內有個段正淳、小說外有個林保淳）確是吳老師的及門高弟。吳老師在他的論文指出「潘國森對舊詩詞認識不深」，那真是溫柔敦厚得緊，還鼓勵我研究一下。

開會時台下發言，我便說感覺很溫暖，好像回到求學時期「國文老師出題目，學生回家做作業」。同時正好報告一下，「詩詞金庸」這個欄已經開張營業。吳老師回應說他感到溫暖才是。我如此說並無拍馬屁之意，此時我中學時代最重要的國文老師何學敏何公、黎恭棣黎公都已辭世，許多國學基礎都無人可以請益。

當時已八十多歲的柳存仁教授主持這一節討論，他還很幽默地說：「既然有人提到國文老師，其實我也是國文老師，就提醒大家，我們現在因為查（zhā，粵音楂）先生來開會，卻不是查（chá，粵音茶）先生，希望大家都不要再讀錯查先生的姓。」好在潘國森雖然普通話不甚靈光，這事並無失禮，沒有讀錯音。現時海寧查家在香港的子弟都不太講究，都是「茶先生」了。

吳老師是研究中國傳統詩歌的大家，他特別提到舊版《射鵰英雄傳》引用了清初詩人吳綺的七律《程益言邀飲虎邱酒樓》當中「綺羅堆裏埋神劍，簫鼓聲中老客星」之句，放在桃花島上。到了第二版刪去，當是小查詩人「憂纔畏譏」，杜絕日後被指「宋人讀清詩」了。因為開了個「詩詞金庸」的欄目，有旅居日本四十年的老讀者來信問「綺羅」兩句的出處和全詩，正好拿吳老師的研究成果去應付。

後來登門拜訪吳老師，他老人家還鼓勵我爭個天下第一，我說當個第二就好，吳老師還誇我有「道家精神」呢！汗顏！其實，我是用了廣府俗語：「我認咗（了）第二，無人敢認第一！」

（寫小說的金庸與我・之十二）

■（左起）龔鵬程教授、吳宏一教授、柳存仁教授、潘國森，二零零零年攝於北京。 作者提供

思旋天地 思旋

送狗迎豬 新春接福

年關年年難過年年過，送狗迎豬的年關，雖說難過，卻又是並不難。事關縱觀世界各國，無論政治、經濟都有不少風險，令人不安。就以中美之間，因擾攘多時的貿易摩擦消息，令兩地投資者忐忑不安。執筆之時，香港股市恒生指數由27,500餘點進軍28,000點，皆因傳來美息止升甚至可能下跌，故此無論投資股市或樓市者，都放心意圖入市。就算年關在即，銀根亦因中央不斷放水而放鬆了，所以今年之年關並不太難過。

本周是期指結算之日，又逢美國減息在即，最重要的是我國副總理劉鶴率領30人代表團赴美，磋商中美兩國的貿易問題，種種消息，牽動着世界投資者的心情。本周無論任何一項消息，是好是壞，都會令世界金融市場發生波動。老實說，以本人為例，實在不敢妄加判斷，作出投資決定。事關政治與經濟密不可分，牽一髮動全身。

作為投資者，必須審慎理財為要。縱觀世界不斷傳來各種各樣政府消息，實在令人忐忑不安。凡有理性者都會認為作為一個國家或地方的政府，所有決策都應以理性、以大局為重的決斷。

特別是貿易方面，應以多邊主義為原則，不能單從本國私利出發，以保護主義為原則的考量，最後必然令百姓受害，甚至挑起本國內部矛盾，自己的人民最後亦受傷害。很同意我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所指，貿易全球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國際秩序正面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嚴重挑戰。眾多人士都認為，不要做技術霸權主義。

回頭再說香港事。近期流感肆虐，最受害的是小朋友與老人家。本港當局為保護小朋友健康起見，決定全港幼稚園提早放年假。不過，仍然擔心的是某些在職的家長未能提早為小朋友作出適切的安排。學校需配合某些家長而繼續開放，讓小朋友得到適當的照顧，免得遊蕩玩耍，反為不妥。

歲晚流流，還是不要老談不快樂的事。還是多談迎春接福大家開心的事啦。豬年年初一有花車巡遊，年初二晚有由香港友好協進會贊助的煙花匯演，都是每年香港盛大節目。今年多了港珠澳大橋及高鐵香港段的啟用，必引來更多的內地同胞來港湊熱鬧，而港人亦會返內地探親度歲。內地同胞與港人一家親，共同攜手迎接新春的到來。

心窗常開 潘明珠

致敬洪汛濤 好書獻禮

2019豬年新春，盼日子歡喜如童話啊！我之所以滿心歡喜，因見到長江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童話學》修訂本！使我憶起《神筆馬良》童話，以及我敬佩的洪汛濤老師！

此際長江文藝出版一代童話宗師洪汛濤先生50萬字的學術論著《童話學》修訂本，這真是卓有識見的善舉，有魄力的壯舉，更是中國兒童文學和世界童話界發展的一件大好事呀！《童話學》作者洪汛濤，是中國兒童文學卓越的奠基人，他被世人譽為「神筆馬良之父」，他獻身我國文教事業，尤其是童話創作、研究、教學的繁榮發展，一生努力不懈，他高度重視將童話創作和童話理論緊密結合，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他認為童話創作要總結出理論來，童話理論要來自童話創作，再進一步推動童話創作發展，因此他苦讀苦寫、三易其稿，以豐富的創作實踐經驗和獨到的理論研究見解，寫成了《童話學》，構建起了童話研究的宏大理論體系。

「童話學」可謂洪汛濤先生新創建的一門學科，他創建一代理論研究明白、曉暢之風，為以後的理論研究新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童話是每個孩子最早接觸和喜愛的讀物，數量龐大的兒童文學作家、編輯、童話理論研究者、童話愛好者固然都需要童話理論知識，很多學校都在開展廣泛深入的閱讀活動，廣大中小幼老師、學生，及圖書館員，都需要童話理論知識。若是老師能看看《童話學》相關知識，輔導起學生閱讀童話、創作童話，會受到有益的啟示和教益，學與教就更得力了！

■《童話學》封面 作者提供

此次長江文藝出版《童話學》修訂本一絲不苟，在作者之子洪畫千先生的傾力支援下，認真嚴格按照洪汛濤先生生前的修訂安排，使修訂本和原版一脈相承，此書在主旨立意上有所提升，又增添了大量內容，特意補印上洪汛濤所寫介紹台灣童話作家和作品一節，共增加了佔全書六分之一篇幅的附錄文章；還收錄了洪汛濤先生近百幅珍貴照片影像，方便讀者更好地走近他，了解他的不平凡的一生和輝煌藝術成就。

這本內容豐富、語言生動、資料翔實、立論大膽、觀點新穎、通俗易懂而富有感情的好書，對我國童話創研、童話教學、童話閱讀的發展，產生積極深遠的促進作用，是給大家最好的「一本萬利」：豬年的獻禮！

翠袖乾坤 余似心

一樣米養百樣人

「一樣米養百樣人」這句話真是可圈可點，道盡人與人的分別。我們有時真的不明白其他人所想，也不了解別人行動目的，就算是兄弟姐妹性格也可能極為懸殊。

留學回來的世侄女，在與安全有關的行業工作，同事絕大部分是男性。但對好些男同事的性格深感詫異，說：「有些不能捱夜拒絕上夜班；有返早班時總是在打瞌睡；有說不能承受壓力；有人永不認錯不懂反省；有等工作時可以無故失蹤……這些男同事都不會在同一公司久留，不是辭職便被革職。」反之世侄女年紀小小已浪跡天涯，回來後的工作都是辛苦的，但全難不倒她，總見她悉力以赴樂在其中，難怪她看不起那些嬌縱的男人。

另一世侄女是空姐，在後備的日子總是準備好兩個行李篋，一個放夏天衣物、一個盛冬天厚衣。公司一個電話到來，看是北歐還是東南亞，便攜合適的行李箱飛奔出門，不消幾個小時人已在地球另一端。每個航程她都面對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習慣的客人，滿足他們的需要，工作練得她一身好本領，隨時面對挑戰和處理危機。她姐姐在加拿大過着朝九晚五的安穩生活，有天她在姐姐家，忽然想帶外甥去水上樂園遊玩，外甥很興奮，但姐姐卻罵她破壞他們的家庭秩序，有提議便應在三、四天前提出以讓他們有心理準備，突然加插活動太沒禮貌！

這讓我想起曾參加一個工作坊，主持請部門內喜歡即興式外遊的站一邊，必定要有周詳計劃才出遊的站另一邊。結果平日工作富創意，以及思想保守的人分站兩邊，我即時明白為何這兩批人向來難以合作，常見分歧。

有許多人習慣活在個人的舒適圈（comfort zone）裡，每遇到任何改變或從未接觸過的事物或境況時，便會感到極為不安難以接受，甚至不懂得處理。與那些工作性質屬瞬息萬變，負責解困排難的人，實在是兩個世界的人，互不了解。難怪這世界是充滿矛盾的。

百家廊 戴永夏

拜年中的虛情假意

新春佳節，親友拜年，這是中國民間的傳統習俗，也是人們辭舊迎新、相互表達美好祝願的一種方式。它的起源，可追溯到遠古時期。傳說當時有一種叫「年」的怪獸，異常兇猛。每逢臘月三十晚上，它便出來挨家挨戶地吃人。人們為免受其害，便把肉食放在門外，再把大門關上，躲在家裡守歲。直到大年初一早上，人們開門見了面，得知對方未被「年」吃掉，便相互作揖拜賀，慶祝平安無事，從此便出現了拜年之風。

隨着歷史的發展，拜年的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純樸之中漸漸融入了虛假。特別是到了宋代，拜年之風日盛，而拜年的誠意也大打折扣。那時許多人並不親自拜年，而是令僕人把自己的名片送到要拜者的家中。名片送到，就算上門拜年了。而僕人也會偷懶，並不將名片交給所拜之家的主人，而是將它塞進這家的門縫便萬事大吉。這種敷衍失責、投機取巧的拜年，往往會鬧出笑話。南宋文學家周密在《癸辛雜識》中，就記了這樣一件事：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為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己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併，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為笑談。

文中，這位叫吳四丈的先生瞅準了名片拜年的空子，偷偷地將名片調了包，讓沈家的僕人在不知不覺中替他去拜年。一件荒唐可笑的小事，卻反映出當時拜年的虛假。

明清兩代，社交性拜年的風俗比宋代更盛，也比宋代更虛偽。宋代人拜年，尚只給親戚朋友或有來往的人送拜年帖。而明清時人們拜年，範圍卻大得多，除親朋好友外，連那些素無往來的人，平時遇見連招呼都不打的人，過年時也送拜年帖。還有的人根本不認識所要拜的主人，只是「望門投帖」，把拜年帖盲目地亂投一番。如明代北京東西長安街的住戶大多是朝廷官員。每到新年，來拜年的人特別多。拜年人根本不管所拜的對象是誰，只管從東街走到西街，一路「望門投刺」，挨家挨戶投拜年帖。那拜年帖也只是一張紅紙片，上書「某某拜賀」，連所要拜的主人的名字都沒有。

正因拜年者缺乏誠意濫拜年，被拜者也就虛與應付，並不親自接待，甚至也不派僮僕在門口接待，只設「門簿」和「代僮」收帖。所謂「門簿」，指放在門口專供來訪者登記的簿冊。拜年者上門，不必見到主人，只在這登記簿上寫下「某某拜賀」之類的話，就算拜過年了。所謂「代僮」，就是黏在門上的紅紙袋，類似臨時信箱，專門接受人們投來的拜年帖。因為它代替了僮僕，所以稱作「代僮」。拜年者只要把拜年帖投進「代僮」裡，就算拜過年了。客人不想見主人，主人也不想見客人。有了這「門簿」和「代僮」，也就主客兩便了。對這種虛假的拜年形式，許多有識之士都看不慣。明代大畫家文徵明在《拜年》詩中就寫道：「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辛辣地諷刺了這種情不由衷、虛偽應付的拜年風俗。

清代以後，春節拜年依舊很熱鬧，但與之相伴的虛假不實也更令人生厭。著名作家梁實秋曾在《過年》中毫不客氣地批評道：「每個人咧着大嘴，拱拱手，說聲『恭喜發財』，也不知喜從何處來，財從何處發，如癡如狂，滿大街小巷的行屍走肉。」「這不合古法，也不合西法，而且也不合情理，完全是胡鬧。」「胡鬧而成了風氣，想改正便不容易。」「這樣說來，拜年豈不是成了一種『苦悶的象徵』？」梁先生儘管說得有些苛刻，但道理並不錯。而有的名人做得更絕。如著名學者錢鍾書，就直接抵制這樣的拜年。有一年春節，有位知名人士去給錢先生拜年，見大門緊閉，便舉手敲門。當門敲開一條縫後，這人剛抱拳對前來開門的錢先生說了句「錢先生新年好！」抬腿要進門時，錢先生卻將其拒之門外，連連說：「謝謝你！謝謝你！我很忙！我很忙！」然後很快就把門關上了。錢先生的這種絕情，正反映了他對虛假拜年的厭惡和反對。

當今，隨着高科技的飛速發展，拜年變得更加方便容易。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通過短信、微信、QQ、電話等多種形式拜年。然而與此同時，弄虛作假也更為普遍和深入。一些人連拜年詞都懶得寫，隨便複製幾句賀詞，下載幾段視頻，手指一點，就可給千里之外的人送上祝福，讓成百上千的人同時受拜。而那些賀語看上去花裡胡哨，不過只是些言不由衷、缺乏真情、搪塞敷衍、千篇一律的套話。正如畫餅不能充飢一樣，這些缺乏真情的拜辭也難以打動人心，只能令人生厭。誠如一位網友所言：「我們對別人發送的祝福忽視着，對自己發出的祝福敷衍着，短信拜年儼然成為了一種形式，沒有誠意的拜年短信，使得我們對彼此的祝福也變得那麼的虛情假意。」

以上，我們歷數了拜年的一些弊端，但並非說拜年一無是處。事實上，現實生活中也不乏真誠、美好、暖人心的拜年。比如，領導到群眾家走訪，藉機聽取群眾意見，送上真誠的關懷和溫暖；親朋好友間互致親切問候，或交流一下思想，或相互關心體貼……這樣的拜年都值得充分肯定。而發揚這種真誠有愛的拜年之風，摒棄虛假應付的拜年之弊，也正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

網人網事 狸美美

銀髮日本不再獨行

在小狸的印象中，大和民族從來都是一個單一民族，他們也常常以此為傲，自稱「日之國」。

但這種刻板的印象恐怕要開始有一些改觀了——為什麼呢？因為日本人愈來愈少，確切地說是勞動力愈來愈少。而這種「少」不僅已經影響到日本經濟的必要增長，更已經影響到整個日本社會的正常運轉。

比如最近正有一波新聞爭相報道：五成日本人願意「幹到老」。但「願意幹到老」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願意幹」，而是因為焦慮沒錢養老。日本的養老形勢，直接受老齡化社會影響，一方面勞動力不足造成國家難以提供完善的護理服務，老年人被迫要以居家養老為主，但偏偏孩子少且日本文化不似中國文化重「孝道」，兒女相對獨立，所以「攥着一大筆錢成為兒女照顧養老的獎勵誘餌」成為了很多日本老人的思路。另一方面，退休金發得愈來愈晚，比如日本政府正在加快推動延遲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至70歲的相關法案，愈發接近「終身不退休社會」。這也就是說，日本老人不管願不願意，都得「幹到老」。

日本現有65歲及以上人口3,557萬人，約佔總人口的28%；其中70歲以上人口2,618萬，高佔總人口的20%。同時少子化日趨嚴重，2018年新生兒數量創下自1899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歷史最低，僅有92.1萬人，且這已是連續3年年出生人口不足百萬。一邊是老年人愈來愈多，一邊是新生兒愈來愈少，兩相夾擊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陸續出台多種應對之策，除延遲退休年齡外，在不久的將來，即4月1日開始，日本將大批接納外國勞工。

據悉，現在日本一系列行業的就業都出現了嚴重的勞工缺口，例如建築和護理等行業，就業空缺已達求職人數的四倍多。於是，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屬的執政聯盟不顧反對黨的大量批評，強行在參眾兩院通過了將允許更多藍領外國勞動者進入日本就業的立法。根據新的制度，從今年4月1日開始，日本政府將引入多達34.5萬名外國勞動者，他們將在建築、餐飲服務、護理和其他指定行業工作5年。

對於一個長期拒絕大規模移民的國家來說，這顯然是一個有針對性的重大變革。後來的日本民調顯示，儘管歷史上主流民意是反對接納移民，但略多於半數的民眾現在還是支持接收更多的外國工人——因為他們不來，自己就得「幹到老」。

至於5年以後呢？日本共同社最近預測說，外籍工人將帶着對一個富強國家的期待到來，他們及其家人的逗留時間遲早會延長，因為日本或其任何國家都很難讓他們返回原籍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則早在通過這項法案的激烈辯論時就公開說過：「我們計劃建立一個與外國人一同生活的社會。」

真的會是這樣嗎？形勢比人強。

昨日紀 陶然

孫大聖——鐵嘴孫紹振

已經記不清什麼時候認識孫紹振了，印象中很久了。那年，1991年吧，我應福建作家協會之邀，前往福州；本來舒婷聽說，擬從廈門鼓浪嶼前去會合，豈知有關人士擔心她一去，會成為中心人物，奪去光彩，所以她就吩咐好友孫紹振代為照料。孫紹振果然領命，趕到酒店看我，並且打電話通知他太太，說今晚陪陶然，不回去了。他還開玩笑說，陶然是男的，要不要他跟妳講幾句？大概是以資證明的意思吧？

我知道他忙，竟然跑來陪我，雖然是舒婷的面子，但我還是由衷感激他的仗義。

孫紹振當然早聞其大名，在朦朧詩論戰中，他支持朦朧詩的論文《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標誌着朦朧詩從此得到廣泛的認可。

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曾應當時還在司徒拔道的嶺南學院之邀，到香港客座。那時，我曾跟他一起混，有一次，跟他壓馬路，聊起他舊同事古劍，不知說起什麼事，他叫我打電話給古劍，對着話筒他直嚷，老哥我對不起你啦！至於什麼事，我不知道，也沒問。後來，他為他在當時《新晚報》編讀書版的昔日學生吳淮清寫書評，其中也寫了幾篇評我的書的文章。談到書評，他說他也是有原則的，有的人只許說好，不能說缺點，他說，那怎麼寫？碰到這樣的人，不寫算了。

大約是去年還是前年，他應香港教育局之邀來港，似為教科書問題開講座。秦嶺雪設宴請晚飯，我也在場。他還是一貫的伶牙俐齒，讓我想起他另一個綽號：孫鐵嘴。他給《香港文學》的稿件，常常有演講體散文，而且篇幅不短，經人整理，括弧裡常有「熱烈鼓掌」、「歡呼」之類的現場實況轉播，氣氛熱烈；可見其演講功夫了得。當然，除了善於煽動情緒之外，無可置疑的，是他演講內容的深刻。

我還喜歡叫他另一個外號：孫大聖。他姓孫，性格好動，跟孫悟空有得一比。2007年11月，我參加第七屆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住在北京飯店，有一天早上，我匆匆穿過大堂時，突然被一個自稱是「五華山道士」的年輕人攔住，伸手就握住我的手，說，你跟我有緣，我才告訴你。他仔細觀察我的面相，然後鄭重地說，我看你有難，這個難不是你自己造成的，而是你的先人留下的。我一驚，問他，那應該怎麼辦？他說，你應該買幾炷香，深夜時埋在窗外面，我再給你唸經，就可以逢凶化吉。我開始有點懷疑，想要擺脫，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喃喃說什麼。我明白他索錢，於是掏出一百元人民幣，可是他不依，說至少要一萬塊錢。這時，我極力想要擺脫，可他緊握不放，忽然我看到孫紹振劉登翰他們正站在不遠處聊天，於是我就往前走，一面說，我的朋友在那裡。他才放開手，我走近他們，那人也跟來，但不敢跟得太貼。我壓低嗓音說，有個人跟來了。紹振立刻四處張望，大聲問道，誰？哪一個？我用眼睛示意。那人大概見勢不好，在外圈徘徊了一會，便溜走了。紹振哼了一聲，什麼五華山道士！果然是假道士！

孫紹振一出面，果然假道士露出原形，我暗想，你能說他不是孫大聖爺？